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廿二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20



F0028-(20)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興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濞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

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入間行

走維陽索隱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間音紀閑反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

以為郃陽侯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高帝十一年秋

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

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

甄索隱曰地名也在斬縣之西會音音古允反甄音鍾布走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

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索隱曰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

日十二年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

唐順之曰此傳到底只敘一事補方苞曰此篇側入逆敘處酷似左傳蓋以吳及六國之敗必牽連以書設篇終更舉周邱之師及漢制詔則如附贅懸故因敘吳兵之起而凡周邱之別出因周邱之勝而側入吳王之敗走因吳王之敗走而及天子之制詔然後追敘吳楚之攻梁及亞天之守戰吳王之走死六國之滅匹而

增補已巳平水 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 鳳文官 裁

弓高侯出詔書以
示膠西王亦自然
合節矣凡此皆義
法所當然非有意
如是以為奇也
按師古云於沛
為吳王言行至
沛而封拜漢也
倪思曰秦漢以來
多有識緯之說故
後五十年東南有
亂蓋當時占氣者
所說恐非高帝能
前知也
何孟春曰高祖封
馮為吳王既前知
其必反然不思所
以制之之道而大
封以成其反之勢
何也帝戒漢曰天
下同姓一家慎毋
反亦異乎古之帝
王之所為貽厥孫
謀者矣

按豫章初屬九江
王亦布布滅後

屬淮南王長
廢後屬江王
賜非屬吳也豫
章當作故鄣即
鄣郡也
光緒曰梁孝王
薨時餘黃金四
十萬斤吳王濞
金錢布滿天下
漢時黃金多而
王侯巨富乃爾
按秋請為朝聘
也

揚循吉曰吳理本
不直由使者言之
則詐情遂直耳
陳沂曰吳使者之
言雖為吳王曲解
而所謂察見淵魚
不祥者實乃人君
至戒也然非孝文
帝仁厚賢主使者
亦安敢為此言哉
按重出無賦二
字又見其民之
實

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

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二年，反五十年。駟案：應劭曰：克期五

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

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

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

也。濞則招致天下囚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

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

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

得待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

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啼。又音底。又音第。於是遣其喪歸

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

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

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

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

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

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己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上

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

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此

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

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

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

無賦。索隱曰：按吳國有鑄錢煮鹽之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

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履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

府錢借民此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二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

更。更自有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餼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

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之，是為卒更。貧者欲雇更錢

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

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不入。自行三日戍，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為過更。此漢

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囚

為適，乃戍邊一歲。

增陳文燭曰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則無所施而不可不然將惠之而殺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賜九杖而鐵券之恩適足以奴懷光在宋祖可以罷潘鎮而削地之謀適足以禍鼂錯然則文帝之於吳賜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獨有見於几杖之甚刃而無見於體體之斧斤乎漢之反文帝不能無憾焉王章曰既數從容言又數上書說見得錯極慘非一日語

人者訟其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駟按如淳曰訟公也。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二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郟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山山名又即者就也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二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度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官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

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濕之木拱則有難無入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數年之緩暇欲急其攻而躑躅為之身殞國危取笑天下俚語曰貪走者驟貪食者噎其錯之謂邪

王叩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詐膠西王索隱曰詐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砥糠及米索隱曰案言砥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張華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

吳王濞列傳

三

鳳文會

不合割地
劉辰翁曰此辨土
極知深淺變化語
皆醜藉可觀

按師古云彷彿
猶翱翔也
茅坤曰此即桓將
軍所請吳王何以
卒棄而不用

劉辰翁曰而曰以
下數語是諸王策
其間有不從者故
先言後日所處以

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
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
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
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案隱曰：案所謂殷
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
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彿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
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
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
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
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
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
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
曰：王人
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
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
恭王景王之子。諸侯既新

說之耳漢書去之
謬甚

按漢書作背約
城守是後乃自
殺

劉辰翁曰來得悲
壯古語如此自妙

王維楨曰反兵正
月起三月敗乃為
此全計謬哉

余有丁曰按發端
云云委難百十六
國也

削削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
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
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
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
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
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
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年十四
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
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二年正月甲子，初
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
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
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
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
卒，無嗣。國除，嗣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
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
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
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侈辱之為故。案漢書曰：故事也。○正
義曰：按專以侈辱諸侯為事。不以

按師古云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也
唐順之曰七國攻漢形勢如此
茅坤曰予按吳王微所云不知蘇秦六國遠甚何者其所指七國共為關擊漢之勢特虛聲相喝耳而互為特角處殊不得臂指相使之實此其所以一出兵而即敗也
按師古云言心有所懷志不在沐浴也

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正亂天下正義
曰詩音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義
掛敝國雖狹地方二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也因王音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奏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告越楚王淮南二王與寡人西面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正義曰越東越也又告東越楚南三王與吳王西面擊之三王謂淮南衡山盧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維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眾索隱曰搏音專專謂胡兵也入蕭關正義曰今名蕭山關在涼州平涼縣界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二王或不沐浴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以繼

按此又寫出楚淮南恨意

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二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二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富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益時家居詔召

劉辰翁曰此篇語意傾人亦非後來所有後人修史此必不錄但曰反書聞止矣

按師古云言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

董份曰欲殺錯乃故大言以安帝

鄧屠隆曰錯固以削七國自取禍然謂袁盎策之善一語則盎之死錯亦可恨
王章曰獨錯在復屏錯非言錯而何使錯即折之不患無說
余有丁曰按漢書作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鼂錯更順王維楨曰益與錯故不合錯為國計本忠盎乃藉口誅錯以報私忿其卒

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等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凶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七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為太

為梁刺殺之有天

陳傳良曰吳王濞之謀反也其志蓋萌於太子博司之死而停蓄忿於文帝几杖之賜西向之心未嘗不欲遲也鼂錯以割地之策適犯其怒而泄其不遏之謀迺卒以讒見誅錯誠可悲也夫
余有丁曰漢殺錯前七國以求罷兵與亦甚矣盎欲快私讎不顧國體後說不售當誅獲幸免者帝失刑也
唐順之曰劇孟鄧都尉桓將軍田祿伯周丘皆奇士
茅坤曰鄧都尉不知何許人其破吳之策所欲委聚以壯吳之銳而以輕

常正義曰今益為太常史大夫奉宗廟之指意吳王弟于德侯為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案漢書曰吳王弟于德侯廣為宗正

也也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

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論使告吳如

益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

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

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

且殺之盎得夜出步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八乘傳正義

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洽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

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

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正義曰不能久方今為

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

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

兵抄吳之饋道可謂射鵰于矣而條侯不以聞于天子不復見其為世用何哉
王維楨曰田祿伯雖逆謀然計却為上策
唐順之曰亞夫能用鄧尉之策則成吳不用田祿伯桓將軍之策則敗存以安危在所謀信哉
按師古云多佗利害謂事不測非重言再反也
劉辰翁曰少將名言天下之大計也一傳三奇田祿伯奇周丘奇然皆不能及此
楊慎曰推鋒謂一往不復顧也孰知利鈍正在此哉
董份曰言專并未

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僥倖立降漢自為利已於吳為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

渡淮見吳王夫二將軍計
茅坤曰吳王濞特取天下之豪傑不取天下之豪傑不將士僅有田桓二子而不能用即如周丘僅與一節得而脫身狗地以至干城陽皆所謂爪牙士也彼皆不能用則其所與謀者可知之矣聚兵數十萬而不及與漢為一矢一石之關異哉

以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二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為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一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下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今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以命舉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

漢書師古註物下有洪字

按特下死事相三字不設其節也

錢清亂天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瀆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函御物如淳曰函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二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向諫王而死正義曰按羽尚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

下邑

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

欲戰條侯壁

此條侯備見

不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

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

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入

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越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越卽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

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囚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啗東

越卽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卽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索隱曰縱音七江反謂以

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壁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家在縣北其處名爲相唐盛其

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

華子駒匹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囚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

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二王之圍齊臨菑也二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橐飲水謝太

后主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

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

按師古云縱謂以矛戟撞之

茅坤曰以下次七國之凶處甚明知

按師古云王欲以何理自安處吾得以行事也

王維楨曰數言可以折逆王信知名為誅錯者詐也

聽漢將弓高侯頽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太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鄼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二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

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大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漢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鄼陽侯省音所

從代王省封鄼陽侯也能薄賦斂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爭技是爭技也卒囚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鑿成提局騎於攜貳連結七國襲命廣陵錯誅未塞天之悔禍卒取齊北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終

巖谷 修 岡 千仞 同校 石川 鴻齋

趙恒曰贊曰吳之徐惡已久一以富強大盛一以太子爭技一以親越非謂誅錯發難也錯以為國恐身益難權說不遂如使法古封建地不過百里云云首無此禍而盎錯何至以禍首殺其咎哉此論專於吳重非重盎錯論也

盛而界事之其益
貴用事而下賓客
進名士也以欲傾
魏其諸將相讓魏
其為丞相也以天
下士素歸之而用
以釣讓賢之名其
好儒術與禮度也
與魏其俱其益橫
益驕也以言事多
效天下吏士皆去
魏其而歸之吏士
去魏其歸武安則
魏其與灌夫相權
相倚之由也武安
益橫益驕則怒魏
其激灌夫之由也
中間魏其夫婦治
具且及日中與武
安往來侍酒跪起
如子姪相對灌夫
尤敬諸士貧賤者
與武安折詘諸侯
王坐其兄南鄉對
好陵貴戚有勢在
已之右者為後馬

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
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自今裁金無入家者實嬰守滎陽監齊
趙兵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
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
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使魏其侯為
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
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
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
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
處正義曰上音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取是自
明揚王上之過有如兩宮廢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廢也毒惡怒則妻子母類矣索隱曰謂見魏其侯然之乃遂
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

坐張本而魏其初
致名譽及後銳救
灌夫則以沾沾自
喜多易蔽之意法
蔽過使覽者心怡
目眩不知其所以
然所謂工倕旋而
蓋規矩也
張之象曰實嬰能
言諸名將賢士在
家者進之有公叔
文子遺意焉且所
賜金輒與軍吏又
能廣君上之惠其
賢可知也孝景察
其賢而用之不以
太后故終于沮抑
卒以有功亦可謂
能知人矣
按此突然插入
條候借客形主
之法
王維楨曰去就若
此誠為多易
增慶隆曰按魏其
諫傳梁王爭廢太

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
易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曰兼反又當憐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難以為相
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生長陵魏其
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二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
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按蚡益貴
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
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
孝景後二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是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
曰絳州聞喜縣東一于
里周陽故城也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
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
相太尉籍福說武女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

子乃忠臣立朝大節
劉辰翁曰相提二
字雖不可曉意者
亦對答不能恰言
之意
王維慎曰魏其薄
爵祿尚節義故帝
云沾沾自喜其多
易
茅坤曰沾沾自喜
四字切中魏其病
按持重者見為
相當持重也
王維慎曰魏其方
盛時豈更有武安
侯哉時去勢遷可
以鑒矣
註一不無下老
字
茅坤曰往來侍酒
魏其一句專伏魏
其所以輕武安而
相起覺領袖
漢書應註無銘
字所為作以所

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
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
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
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
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
夫索隱曰案推轂謂自界下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列
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以興
太平舉適諸實索隱曰適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
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
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
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
事東宮索隱曰欲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

文書作之書
增表黃曰賓客各
字一篇杜子後二
用客字應之乃推
轂趙綰等與天下
吏士天下郡國諸
侯起家一千石之
類皆客也
按魏其武安二
人之豐起此
按師古云傾謂
喻越而勝之也
按此敘一入賓
客之盛
柯維騏曰蘇子瞻
云嬰粉所為其名
亦善矣然嬰既沾
沾自喜粉又專為
姦利太平豈可以
文致力哉申公
始不能用穆生言
為楚人所辱亦可
以少懲矣晚乃為
嬰粉起鳳凰翔于
千仞其虛語戰事
詳儒林傳

尉以相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
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
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
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
侯粉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
愈益附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武安者貌侵索隱曰侵音復短小也
生貴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小貴寵其說疎也按生謂粉自生尊貴之勢特
肅者也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粉以肺肺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
為京師相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肺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研木札也喻其輕
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一經
脈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滑澀春秋逆順知其
死生顧野王云肺肺腹心也案說田粉為相若非痛折節以禮誅之天下不肅
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
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
為粉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兒蓋侯知或說為非也
當是時丞相入奏
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

按魏其之禍由

此益重

按此叙賓客一

盛一衰

按注有刻確也

字則本又侵字

下當有刻字

按以下專寫

田盼之驢與魏

其相傾處

按除者除去舊

官就新官也

南鄉漢書作北

鄉

註旌漢書如註

作施蘇註立下

無曲字索隱引

說又與今本不

同

凌約言曰魏其失

實太后益疏不用

反應則武安侯雖

不任職以王太后

故親善諸侯稍稍

自引而意傲反應

前天下吏士諸侯

愈益附武安極力

挑出何等針線

董份曰寫得夫勇

冠軍意

按願取吳將軍

頭以報父仇此

灌將軍孝勇一

王維積曰淮陽頭

猛至今猶然

按自長樂衛尉

至薦寵下輩叙

夫性氣重在剛

直使酒二句上

而以士亦以此

多之作結自不

喜文學至積子

穎川叙夫豪俠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

魏其武安列傳

四

官

載

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

漢書百官表曰少

府有考工室如淳

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

侯。徐廣曰王后凡王信也太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

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田園極膏腴而市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

旃曲旃也蘇林曰禮天

不可勝數魏其失實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

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穎陰侯嬰舍人得幸因

進之至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穎陰侯灌何為

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

灌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

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

喪歸奮曰。張晏曰自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

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

獨一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所殺傷

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囚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

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

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囚夫乃言太尉

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上上

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

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

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

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音灼曰飲酒輕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博甫竇太后

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

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

魏其武安列傳

四

官載

重好仕俠二句而以穎川歌作結自家居雖富至相為引重敘夫與妻同遭困厄重在兩失勢上而以游如父子四句結之蓋自得灌夫而魏其武安之隙遂不可解矣此太史公詳之以終上二傳云按此敘賓客之衰張之象曰兩人俱失勢困厄中意氣慷慨故易相結耳補方苞曰引繩以正其邪批根以循其本皆所以暴先暴後奪者之過也茅坤曰摹寫兩人相結而相死處悲情嗚咽按師古云引重

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己首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穎川穎川兒乃歌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一人相倚引繩直批根賓客棄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云一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云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慕舉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應璩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

相牽引而致于尊重也凌約言曰叙實與田蚡傾陷構却歷歷如目觀指數纖折無遺王維指曰先叙魏其灌夫相倚相驩後相救俱有照應茅坤曰兩人成費處極力描寫應璩惟修曰全得早字董份曰宜往言承相必往魏其第也故此下一往字正應前宜往字註皆董份曰此卒飲極羅所謂嗜笑之怒甚裂皆者也魏與夫尚不悟哉張之象曰武安嘗請灌家考工地益宅况魏其城南田宅權臣先忌憚如

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而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日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忍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蚡不宜往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人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屬見人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友人舞說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怨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勿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

此王維楨曰武安怨二人本在奪田不得乃遂索他事求以申之

增屠隆曰兩云飲酒酣見夫使酒

按屬之強人也

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郟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在席上如淳曰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人徐廣曰屬一作異○索隱曰案漢書作異蓋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索

許相卿曰觀此可見當時亦重李廣

增黃洪憲曰篇中歷次夫不懼夫愈益怒夫聞怒罵籍福夫不悅夫怒夫無所發怒夫愈怒不肯謝等句即贊中所謂無術而不遜者

康海曰魏其欲死灌夫難語甚悲壯後果同死雖無益于灌夫可謂不以生死二其心者王維楨曰魏其與灌夫不欲獨生為後同罪張本

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帖鄰氏音強輒反囁音汝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首義曰李廣為東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索隱曰言不避死凶也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

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

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云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

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大言武安

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囚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

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損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

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東朝廷如淳曰
魏其之東朝廷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
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
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
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
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
曰視天占二光也畫地知分野 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勞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
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
五係反也 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
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
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
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
萬橫恣潁川凌轍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

吳國倫曰按夫
擊不得言助陰事
嬰辨東朝廷何以
不遂指言之魏其
日帝聞淮南事而
以不及族武安為
恨則魏其不言是
失計也然豈其
為救夫地故不欲
盡言邪
歸有光曰魏其後
言丞相短不及淮
南事何邪豈魏其
終長者不忍出此
君子所以往往困
于小人也
仰上漢書無不
按張晏三註俱
支離瓚說亦無
謂
漢書張註無下
書地字
董份曰此正所謂
持兩端者
增呂祖謙曰解人

不折必救宋隱曰若已嘗被反折也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王爵
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
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尚趣效
轅下駒張晏曰倦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謂曰小馬在轅下○正吾并斬若屬矣
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
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索隱曰籍音房云籍令我百歲後
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知石人得長存也○正義
今俗云人不辨事曰云 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
乎索隱曰案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頭景帝從故廷辯之不然此
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
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
為首鼠兩端漢書曰義曰充老翁言無官位板後也首鼠一前韓御史良久
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喜為喜樂邪索隱曰案夫魏其
小顏云何不自謙遂為可喜之事

之意須是委曲順
其意說彼不是然
後徐以言語解之
其怒方釋若他人
正說彼不是我却
以為是是激之也
田蚡正氣灌夫而
實與乃言失名冠
三軍宜帝正怒蓋
寬而鄭自乃言
猛獸在山藜藿不
殊故二人卒不免
死
按此朝論具見
按轅下駒謂進
退皆不定也
漢書應註馬作
者轅下有下字
織作賊
德方苞曰驥下駒
進司於扼退束於
絆故曰句趣也
董份曰石建素謹
厚而肯分別兩人
事故載之
增補史記
平水
卷一百一
魏其武安列傳
七
鳳文
官

別不載其詳大略
右武安者
李廷機曰載晉
臣騎然能與朝臣
承風狀俱妙絕形
容
董份曰此公孫承
相所以中汲黯者
也
增汪道昆曰按蚡
之於嬰也始以籍
福之計讓而攘之
今以安國之計讓
而殺之惜嬰之卒
隨其計而不自覺
也豈其沾沾自喜
多易而然與
段人論文作段
之
按師古云簿書
謂以文簿一一
責之
王鑿曰此時賓客
安在邪
茅坤曰此必大行
時皇急不及諫之

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
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古
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辭齧也士曰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
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
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饒正義曰饒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頗川車故魏其不致為欺讓者也欺謾
効擊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孝景時魏其常受遺
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擊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
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
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王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詔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首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寶嬰死在則今云五年故疑非也索隱曰漢書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卷二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采論灌夫
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瘵索隱曰瘵音肥又音扶味及風病也不食欲死或

尚書而後下其武
安輒以此安論悲
夫
增徐中行曰按蚡
盜雞鳴出孟嘗於
函谷處囊脫穎解
趙急於邯鄲此周
食客之報也魏其
灌夫之客視此不
深愧哉
茅坤曰自古權臣
以危禍中傷人心
以蜚語
錢福曰武安倚勢
陷殺二人二人卒
為厲鬼史書報應
甚速事未必真特
以此為天下後世
擅權者之戒
茅坤曰此必當時
人不壓魏其灌夫
之死故為流言云
云
增佳竝曰按蚡私
交淮南受遺金夫
因繫不得告故子

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
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一月也駟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咸陽也其春武安疾病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
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元朔二年
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今蔽前謂之襜褕郭璞云蔽膝也說文字林並謂之短衣入宮不敬徐廣曰表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建元二年武安
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
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
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為枉於武安侯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耳

長揭之于尾蓋雖不得發其事於生前而猶得暴其事於死後使夫有靈必快意九泉矣

按傳末次淮南遺金所以實灌夫所持武安陰事者楊循吉曰田蚡灌夫不必論實與泰以節行自喜以功名自任而其處廢興之際如此可歎也

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大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實嬰田蚡勢利相雄威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睨視兩宮事竟不直冤哉二公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終

巖谷 修 岡 千 仞 同 校 石 川 鴻 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 方苞增評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潁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 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 嘗受韓

子雜家說於駟田生所索隱曰索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駟田生之所 事梁孝王為中大

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并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醬音

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

名由此顯梁孝王皇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

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

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

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省者察也 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

關以東莫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中

茅坤曰此直敘格

註一本無下指地志以下六字似是非

王維楨曰嘗後韓子雜家說于駟田生所則學問識見盡括此語中

按漢初王國二千石以下吏皆得自置惟二千石則天子自命之

按言案責蓋令使者籍記王過也

註妹漢書如註作姊

王維楨曰安國此等語終飾辭然其全兄弟子母之恩則可尚也

按為言人帝是太后令長公主并己意言之于帝不欲自言也

楊慎曰田甲之甲猶某甲以其名不足言耳
增盧帝治曰安國之待田甲與陰陰之待少年子身同

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囚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紆也驅案侘音力亞反誇也○索隱曰漢書作馮音火亞反音寒孟反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驪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田甲入走安國曰甲不就官

王維楨曰安國卒善遇獄吏可謂綽然君子

康海曰此與左師稱龍說質長安君相類皆自人情至切不可已處說去故能入也
凌約言曰高帝不聞有此言安國直以意言之耳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一百八

職長孺列傳

二

鳳文

館藏

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曰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實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王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終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

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

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

倪思曰此理語引用雖切然不可訓註休今本漢書作誅

康海曰以安國猶行賄幸進他尚何責哉

劉辰翁曰管子書曰匈奴為騎寇謂

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與書作休說文云休誘也犯上禁燒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

其負戎馬之足也

按據此木力象句則上極矢末力當為句

王維楨曰不許和親則戰既和則宜守約聶翁壹一邊鄙細夫其謀不足用王恢喜功之士并為首難自不信于單于然則匈奴厚有約誰辱之哉

劉辰翁曰安有三十餘萬作伏兵者謀亦拙矣

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索隱曰匈奴云不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古不屬為人內屬於漢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縞之縞九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名也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人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二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比路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八博之鼻矣太僕公孫賀為

吳寬曰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而持之不堅復從恢議豈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耶

輕車將軍正義曰可馬彪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王諸屯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則也所載衣服雜則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二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人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二萬人眾不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祗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

按廷尉當有言廷尉擬議當如是也

太后蚡之寵略

章章也太史公

不載之蚡傳而

載之安國傳即

於張湯傳見弘

羊之意云

王維稱曰王恢不

擊輜重是量敵保

軍可以情有然令

朝廷背約自開邊

隙則當死也

補方苞曰安國為

人多大略三語括

盡平生管子韓非

文有置疆紐於中

閒以要諸前後者

後來唯太史公韓

退之能為之

董份曰知當世取

或失于薄而安國

乃又忠厚貪嗜于

陛下十二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還檣當斬漢書音義曰還曲行避敵也檣

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還留長檣者要斬還音豆又音住還留也檣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

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何奴

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

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

擊其輜重猶頗可得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

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

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

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

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

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

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四 二 鳳 文 官 職

財宜其所舉皆汗
墨而安國又舉廉
士太史所以稱之
也讀其文自見索
隱註謬
宋無曰若郵他是
人姓名為天下名
士何不著見于史
漢書作至他是也
註足漢書如註
作卷
王慎中曰方置相
時憲甚及既置相
病愈天子欲相一
人而不可得豈非
命哉
凌約言曰中國貴
于夷狄者以信義
所從出也王恢尚
為馬邑之欺矣何
奴之欺安國奚怪
哉
王鑿曰又幸又壯
書法大奇
黃震曰韓安國長
厚好靜武帝好大

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言龍
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囚卒皆當斬贖為庶
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
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
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
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
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
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漢右北平也
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
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
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囚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中意
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

喜功故而雖益之
而卒困焉
揚慎曰觀太史公
贊安國言梁多長
者則安國無忠厚
之言不合矣古書
有意本分明而反
因註晦者此類是
也
按此論本借長
孺之不得相却
以長孺之所舉
而亦不得相者
以為借有味哉
其言之也

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
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徐廣曰二二廉
正忠厚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為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死灰
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贈金貽議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黃震曰安國之仕梁也言于漢雖為梁飾非言于梁亦能為梁免禍賂田蚡五百金宜
進雖不以正其弊王恢諫擊匈奴切中事情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然為之謹
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
囚兵聞死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二百八 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五 鳳文官載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亞夫等以備胡中稱其選用材勇而獨不及廣知而不何取于知耶

戰恐入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

大將軍一本作大軍 楊慎曰精神正在重前一字

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二 鳳文館藏

出以律否臧凶言
治眾而不用法無
不凶也李廣之將
使人人自便以廣
之材如此然不可
為法其繼者難也
況與之並時而為
將乎小人之情樂
于安肆而昧于近
禍彼既以程不識
為煩擾而樂于從
廣且將難其上而
不服故簡易之害
非徒廣軍無以禁
虜之倉卒而已也
然則微程不識雖
無功猶不敗微李
廣鮮不覆人哉
董份曰載不識言
以見軍法之正又
載匈奴畏士卒樂
以明廣之能載事
必如此然後後備
而筆端鼓舞
增眉隆曰事奇文
亦奇

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
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
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
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
直諫為大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
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
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
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
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
里廣佯死脫其刃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
墮兒徐廣曰一二抱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
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
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人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

平下漢書有死
字
董份曰廣不能忘
一尉之小憾乃知
功名不成非特殺
降也亦淺中少大
度耳其不侯固宜

按此下叙廣善
射及其行略有
生色狀凡六事
黃震曰李廣邊將
才于守右北平見
之使武帝志在息
民專任李廣足矣
董份曰歷歷談廣
事纖悉若不容口
太史公亦重惜其

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穎陰侯孫孫灌頭之屏野居藍
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
尉醉素隱曰案百官志二尉大縣二人主盜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
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於是天子乃召
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
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
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視之石也因
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
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
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
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臂如淳曰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
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

才也 按其射應前騎 射殺百廣多句 而總繳中之射 殺射離者其將 兵應前衝陷折 關句而總繳中 之奔射胡白馬 將與騰上胡兒 馬南馳者其射 猛獸應前格猛 獸句而總繳中 之開有虎嘗自 射者又曾為虎 傷故曰亦為所 傷云 註本義法漢書 如註作充本法

黃震曰凡看衛霍 傳須合李廣看衛 霍深入二千里擊 振華夷今看其傳

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 不勝者○正義曰飲首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 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 廣不嘗食竟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 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 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 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 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 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二歲廣 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蹇將萬騎與廣俱異 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 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 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 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天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 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蹇蹇之名 黃牙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陳敗強敵用大黃連弩蓋昭曰

不直一錢李廣每 戰輒北困躑躅身 今看其傳英風如 在史氏抑揚予奪 之妙豈常手可望 哉 按功自如漢書 作功自當師古 云功過自相當 也 按此總前摹寫 李廣數奇處 劉辰翁曰太史公 極意言李將軍不 幸故引弟蔡百未 僥倖至列侯三公 正是恨處又取望 氣者備廣曾懷口 語如慨而歎纏繞 可傷處止在而字 然字耳且固命也 能使墮淚 光緒曰廣雖以 殺降為恨然屢 百戰不能得一 當以封侯亦足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四 鳳文館藏

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 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 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 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 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 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 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 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今故云中率元狩 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 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 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 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 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不能不及中 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 不在人後然 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

悲矣王莽州詩
云車公一言拜
相李廣百戰不
後自是人間常
事莫將造物追
求意是或然者
然亦可惜
凌約言曰廣之材
盡出一時之上
之功盡出一時
下或者謂其有
而廣亦自恨其
降然則豈直不
陵之赤族亦宜
增田汝成曰余
廣之不侯非數
也孝文知之深
懷私恨以斬霸
尉豈大將軍之
哉故蘇子瞻云
年定起故將軍
肯先誅霸尉是
也然以亞父之
賢帝託景帝曰
可任將軍寧獨
知廣材邪

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
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
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
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
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
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
將軍軍出東道徐廣曰主爵趙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
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
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
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反上誠
以為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毋令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
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

凌約言曰按王十
朋云李廣才名一
代奇孝文猶自未
深知較食長嘆無
頗牧翻借將軍不
遇時漢文始謂李
廣生不逢時又謂
李廣老數奇不可
謂不深知矣而卒
不大用何取于知
豈廣懷私恨斬霸
尉尉固有以致之
歟
按二下大將軍
使長史可見大
將軍有故責李
廣意
按將軍職在征
每無常處所在
為治故云莫府
王宗沐曰屈原
正道之行抗志塵
埃卒放江潭賈生
洛陽年少起圖治
安為漢畫長策亦
擯長沙離騷賦賦

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
部如書正義曰今廣知其文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
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其案趙軍以導
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
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正義曰絕度也右將軍廣已見大將
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
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廻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
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
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
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
失道豈非天哉日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
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
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

為世所哀考驗今昔余甚感焉將天獨能生之或其數誠奇未定也廣不封侯蓋出於此哉余又聞五代時盧載有文名王朴荐之宰相李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及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噫廣固無知數奇何也朱翌曰始廣欲居前青既不聽以東道回遠固辭則又同運之既受上指母令廣當軍于乃責其失道使自殺青真人奴也哉宜乎廣子敢恨殺其父擊傷青也朱約言曰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皆垂淚廣之結人心於此可見非子長

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偃又音許乾反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索隱曰墻音人頰反又音乃銀反又音而宜反案墻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關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項頗賣得四十餘畝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士力戰奪左賢士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令其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索隱曰劉氏音向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諸騎善射峻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

筆力安能于勝敗之外乃出古今名將之上如是哉增廣黃曰蔡自殺上加一亦字願盼前廣引刀自頸朱翌曰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死霍去病射殺敢而武帝又為之諱曰鹿觸死賞罰國之紀綱既已自欺又為人欺何也增廣黃曰善射世將與世世射相首尾茅坤曰南人之不習乎北固也而陵獨以丹陽五千人效射酒泉後卒以橫挑強胡何哉楊慎曰太史公以陵被禍至陵傳及忽如此正亦得體黃震曰陵降匈奴隴西之士皆用為

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海古文以為流沙甘州在西北二千餘里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二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北近蒲類文西河舊事云白山及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一百里天山一名白山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百一十八里而使陵將其射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挾絕道陵食之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人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耻亦可想見其俗之風節矣
陳仁子曰廣之數奇而忠信見于身後天何憾者
趙恒曰引傳及後皆為李將軍後
後口不能道詞而發才略意氣本傳曰盡獨舉其所見
曰少言為魯見才氣天下無雙固不在喋喋利口余
傳其身正云云不冷謂不言也下桃李不言之諺相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後知鄙人
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也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索隱述贊曰後晉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卸轡圓陣推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將天下無雙
何去非曰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將者既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故部曲行陳中營領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輒廢者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守凡約束一切弛略以使其私而專為恩當時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樂為之死然勇卒犯之此其恩不加令而每至於敗何廢業無尺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怪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耀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匈奴列傳第五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棄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云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粥秦曰匈奴漢曰匈奴

唐虞以上有山戎
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之名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

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
曰韋昭云背肉似橐故云駝包橐駝索隱曰案古今注云橐駝馬牝橐音託佗○正義曰畜許又反○橐駝○正義曰橐音力支反○橐駝○徐廣曰北

水草遷徙母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
索隱曰說文云馱馱馬父馱子也廣志云決蹄也○馱馱○璞注爾雅云馱馱馬青色音洵塗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云北海馱馱○徐廣曰音顯馱馱之屬○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逐內有馱其狀如馬其名馱馱也○馱馱○一云青驪白驪文如置魚鄒誕生本驪字作奚

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

倪思曰子長於世家推本先聖之後乃言匈奴祖禹至于有國莫長焉而使侵中國時有之豈天將以報抑洪水之功耶則夷進之久矣亦莫能泯也
茅坤曰傳記絕調又曰太史公傳匈奴其次匈奴之俗尚及其強弱以世處如畫其所次漢與匈奴戰功處尚草草
左傳杜註北戎作北狄無無終之名也五字

劉辰翁曰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雖其俗常事寫出如畫

凌約言曰按其音一段言畜產其俗一段言俗尚連用五其字起而中以其天性也一句斷之句法長短章法參差是太史公著精神處

王世貞曰句奴之先一王曰乃呵特一獨體在穹廬中覆之以氍毹不見國有大事則

食索隱曰少音式紹反長士力能彎弓索隱曰彎音烏還反盡為甲騎其俗寬則

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

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形似子鐵柄音時年反○索隱曰音煇輝蒼云鋌小矛鐵矜古今字詁云矜矜也利則

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

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

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

姓字漢書曰單于姓蠻鞬氏○索隱曰單音六緣反鞬音丁啼反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后稷之官此云公劉未詳也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二百有餘歲戎狄攻大

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亶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

索隱曰按謂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按畎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肉食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神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維音維維居于豳放逐戎夷

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彫陰秦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以時入貢命曰

殺白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為體體因國人竊視之遂失所在復有號曰嗚阿戴野猪頭被猪皮居穹廬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皮莫知所知後一主曰晝東眠阿堆養羊二主曰食十九留其一次日復滿二十口皆極怪異見葉隆志而本史不載

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而穆王

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

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

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二十里周宣王舅所封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

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驪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穫亦名劉口亦曰劉中在雍州涇陽縣北五十數里周有焦穫也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

周平王去豳而東徙維維音維維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豳鄆列為諸侯也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

燕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徙士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為號齊釐公與戰

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債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

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

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索隱曰蘇林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

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

歸有光曰漢書增

方苞曰忽掉此語與漢武窮兵入穀贖罪相射

謂與漢武窮兵入穀贖罪相射

懿王宣王事以不可少

備方苞曰春秋傳齊公祿父也索隱謂釐音倍多諸兒誤也

齊世家釐公名祿甫諸兒襄公名索隱訛

茅坤曰戎翟破中國而立天子與五代晉無異矣

左傳杜註之間作西北今上有至宗今下有為字

劉辰翁曰詩人有

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

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

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云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

也。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

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

貌朔方北方。正義曰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

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

于維徐廣曰國在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索隱曰三蒼圖作國地理志云國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國當為國。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國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號曰赤翟。白

翟。索隱曰索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一名云。今曰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鄒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國潞之間。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

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緄諸。正義曰括地志云緄諸城秦州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國潞之間。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

之問。徐廣曰國在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索隱曰三蒼圖作國地理志云國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國當為國。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國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號曰赤翟。白

翟。索隱曰索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一名云。今曰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鄒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國潞之間。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

薄伐之辭。儒者遂以不極之塞外為美。不知秦襄公救周而不能不東徙。極其所至亦不過岐山之下。是古公故鄉。又惡得為境外哉。

歸有光曰。自夏道衰以下。略舉戎狄為中國患者。耳不能判別其種類也。

按今朔州即林胡。今雁門即樓煩。今殺顏山後之戎。即鮮卑東胡地。

茅坤曰。類今之西南夷。

屬天。緄戎。正義曰上音昆。字當作混。師古云混夷也。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翟獯之戎。徐廣曰在天水。獯音丸。索隱曰地理志云天水有

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拘邑。城時為義渠戎國。秦為北地郡也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隱曰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

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二十步。故王城。即大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

胸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胸音項。索隱曰案地理志。胸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呼。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而晉

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如淳云。即澹林也。為李牧滅樓煩之戎。索隱曰如淳云。林胡。即澹

樓煩縣名。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胡地也。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

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胡地也。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

鮮卑。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索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頭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為姓。父子男女悉

輕便也。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

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

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雁門。索隱曰。服虔云。句音拘。韋昭云。山名。在應陰館而破并代。以臨

胡貉。索隱曰。索貉。即歲也。音公格。及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胡貉。索隱曰。索貉。即歲也。音公格。及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胡貉。索隱曰。索貉。即歲也。音公格。及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胡貉。索隱曰。索貉。即歲也。音公格。及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胡貉。索隱曰。索貉。即歲也。音公格。及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胡貉。索隱曰。索貉。即歲也。音公格。及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茅坤曰戎而築城郭以自守譬則虎豹而檻矣解得志者

楊慎曰觀此則長城不始於秦皇矣

按陰山及高關并在燕北晉東今宜大之界是已

李維禎曰趙城陰山高關燕城造陽襄平秦皇修其故壘益增而長延袤巨萬里一時之

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

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

亂有二子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

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

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長城水

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類毀焉音傍白浪反自代並陰山西安陽縣北在陰山陰山在河

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關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

斷兩峯俱峻上俗名為高關也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

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

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章昭曰地名在上谷○

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

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

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適音丁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

直道也正南北相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章昭云九原縣屬五原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勝

縣西四十五里于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應劭云北假在當是之

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章昭云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

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濠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

時東胡逼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涼匈奴單于曰頭曼漢

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索隱曰案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撿黎孤

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為撿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撿黎孤塗單于

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復去於是匈奴得復稍

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音後有

者萬世之利畫地信守當無喻之然

按河南地今河陰是也廣七百

里號新秦中蒙恬所取者

見自善之策也

趙恒曰後秦滅六國云云北假中河為塞自秦始而大築長城以臨河至萬餘里城在河南又云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則所據又在河北也

按匈奴入漢初始盛

倪思曰蒙恬死匈奴得寬文活動有精神
按度河南與前收河南相應又與後奪河南相應

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雜黃採取其上英鮮者作胭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句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生小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入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字昭曰習矢鏑飛則鳴○索隱曰應劭云鏑箭也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

王維楨曰鍾胡人其兵謀在漢將之上
茅坤曰亦冒頓治兵之略

劉辰翁曰精神在兩千里馬

按兵法云守如處太距若脫兔冒頓雖夷狄亦知兵法者凌約言曰單于以鳴鏑射頭曼獲直之兵法也以寶馬

增補史記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五

官

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同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正義曰按境上斥埃之室為甌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淳云白羊

女子誘東胡老子
之學術也誘東胡
者行師之詭道猶
可言也射頭曼者
犬羊之習俗不可
言也

王整曰此段結上
起下一篇之關鍵
也

唐順之曰至此摠
約數語是同顧叔
戒大手筆也

按自篇首至此
將歷叙匈奴強
盛必先曰三百
有餘歲百有餘
歲者凡八書始
著匈奴侵盜暴
虐中國又必曰
百有餘年百有
餘年始著昭王

王居 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
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遂侵
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
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十有餘歲時小別散分
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
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
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
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索隱曰表氏匈奴謂賢曰屠
耆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
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
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蘭氏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其後有須卜氏
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後漢書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
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直當也○正義以往者東接穢

直上谷 曰上谷郡今涿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涿州也

左右大當戶 左右骨都侯 骨都異姓大臣○索隱曰表氏

大者萬騎 小者數千 凡二十四長 立號曰萬騎 諸大臣皆世官

呼衍氏 須卜氏 蘭氏 其後有須卜氏

直上谷 以往者東接穢

貉朝鮮 右方王將居西方 直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以

西接月氏氏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自馬氏又魚豢魏

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案謂匈奴

最為大國 左右骨都侯 輔政諸二十四長 亦各自置千長百長

什長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裨小王

相對 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渠子餘反顏師古云歲正月諸

長小會單于庭祠 五月大會籠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

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

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

築長城以拒胡
而後摠結之曰
自淳維以至頭
曼十有餘歲見
其傳世益久流
毒益深是太史
公叙事針線處
按此下次匈奴
官制什伍之詳
并祠會法律占
候喪葬賞罰之
屬

輔方苞曰二十四
長中雖數千騎者
亦號曰萬騎也

按以下先叙冒頓軍伍中所行科條為後困高祖白登根本

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軋杖也二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輾也
○正義曰顏師古云軋者謂輾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
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
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戊巳其送死者多至數千
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家曰退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
百人正義曰漢書作數百人顏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
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
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
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
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南昆新犁之國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
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
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

顧璘曰匈奴既已誘漢而漢之步兵又未至是以中外不相救餉高帝老子用兵奚失着若此太史公敘事次第

按敘東西南北馬各一色直與篇首奇畜相應

按漢與匈奴和親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 七 鳳文館藏

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
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
城徐廣曰在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索隱曰驪音武江及案青驪青色馬也○正義曰鄭玄云驪不純也說文云驪面頰皆白爾雅云黑馬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文云驪黑色南北盡驛馬索隱曰案詩傳曰赤黃曰驛高帝
乃使使問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
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
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
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天外鄉索隱曰傳音附
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
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
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

李維禎曰和親之說始於晉悼公時魏絳倡之漢高草造隱忍從其汗俗劉起居既詆之悉矣

和親二

和親三

和親四

按河南即今河陰是也

董份曰匈奴此書氣強而詞大塞夷亦有人哉

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時冒頓復驕乃使遺高后書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李布諫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曰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

王維禎曰發使是單于使發以書報漢天子者不來言拘留也漢使不至言不見答也

羅洪先日觀匈奴述西伐之威是欲以畏漢若曰北州悉下惟容漢耳

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溫○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千六百里也烏孫呼揭音桀○索隱曰匈奴將名也及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徐雱奉書雱音火胡反○索隱曰徐音計雱漢書作雱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二駟八疋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

和親五

按此重叙匈奴遺漢書略其強詞唯述其婉語得體

具德秀曰按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論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無負殺然後可和使匈奴所言誠邪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偽耶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

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曰：上音息。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雋、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王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疏，二比音鼻，小顏云：辨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云：比，飾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疏，二比音鼻，小顏云：辨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云：比，飾也。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

黃金胥紕一。

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索隱曰：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飾比延篤云：胡華帶鈞也。則此帶鈞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繡十匹，錦三十匹。

赤紕絲綵各四十匹。

正義曰：紕音帶。○索隱曰：案說文云：紕，厚繒也。○索隱曰：案說文云：紕，厚繒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音。○索隱曰：稽音音。號曰老上單于。

老上稽粥單于初立。

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索隱曰：稽音音。○索隱曰：稽音音。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正義曰：行音胡郎。○索隱曰：行音胡郎。說不

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

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

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韋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

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

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乳汁也。音都奉。○索隱曰：字林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

王廷陳曰：中行說為匈奴謀則善矣，而為漢患不淺。當時既明言為漢害，而何漢卒遺之耶？

蔡汝楠曰：必我行為漢患者，即管仲曰：子耶言伐管者是倒句法。

和親六

又以其自將苦兵為辭，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茅坤曰：一指其罪一，竟其銜怨處得體。

增補史記平水

匈奴列傳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十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十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十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十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十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十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十

于鴟騎半惜漢使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燒者也候騎至雍甘泉浩云候避

不能折此關也按師古云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

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索隱曰案表盧作旅古今字異耳甯侯魏遼

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正義曰音赫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

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

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離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

陳懿典曰醜賊政為大言千古猶令人憤恨彼當時之欲伏而答其時者奈何皆其跡也按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正與中行說自言為漢患句相應

按甘泉即今淳化

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滌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

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闕然更始徐廣曰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

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

地寒殺氣早降故詔使遺單于林葉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令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

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

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政音岐又音企三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莫不就安利而

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

增徐中行曰逐出塞即還與宜王薄伐何異不謂武不窮兵且見帝王氣

和親七

光緒曰余每讀匈奴傳至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輒黯黯不欲終篇惟恐其再見獨買讀治安策所謂伏中行說而答其皆則復津津喜

評點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 鳳文館藏

按漢惡猶薄惡

郭鏡曰其事已在
前與前事在赦前
意同得尊中國體

增真德秀曰文帝
遣匈奴書皆大哉
王者之言非後世
所及也
屠隆曰歲予以
物始此然亦以地
寒為辭

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以虜遺之歸朕聞古之帝王
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盟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
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遣朕
書言和親已定囚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
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
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
日後元
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
四歲
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卒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
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匈奴復絕和
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
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
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
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
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

按師古云逃虜
民漢人逃入匈
奴者章尼等皆
單于降漢者

劉辰翁曰只漢過
不先四字見得負
約常在單于

和親八

和親九

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
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
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
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
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
或然也奸音于干蘭犯禁私出物也漢書音義曰私出塞
與匈奴
交市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
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林
云在雁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
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
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
行微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
行微百里一人尉史各二人也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
之徐廣曰一云乃
下具告單于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
之乃引兵還出口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
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 十二

武帝與匈奴第一合无功

羅洪先曰單于前目稱天而立又云天之福今得漢尉史復云天使若言動以天張大其詞固犬羊之妄抑豈武帝奢靡已極天故厭之而不絕也

按此後不復和親而匈奴數犯邊漢數出塞矣

下尚漢書作通 第四合大勝 第二合得少失 第三合得勝多

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囚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

劉辰翁曰斗辟語奇什字即斗字之誤

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什音斗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曲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即斗辟縣中地○正義曰按曲幽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并與胡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曰雅音持利反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單音丹於單入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

第五合大勝

第六合相當

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以兩將軍軍二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正義曰：建蘇武父也。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與天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漠也。匈奴之南界，磧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正義曰：徼音古堯反，徼要也。漢兵疲極則取之，無近塞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肅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山，支二山乃歌曰：『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慙

王維楨曰：此信之爲漢也，或其詐漢之詞。

第七合大勝

第八合相當

註嫁婦測議作嫁娶

增補史記 平水 卷一百一十 匈奴列傳 十四 鳳文館藏

惜乃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徙之休屠王右地。故祭以金人爲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孟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靈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徙之休屠。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章昭云：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栢五木，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囚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

按河南今河陰是也秦將蒙恬斥逐得此後失之今復奪護按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與下地接匈奴以北作兩大段相對

宛思曰中國之兵九二十四萬騎而糧重不與則步兵又可知已前後師出之盛未有如此者

第九合大勝唐順之曰追胡至閩顏山趙信城漢威壯矣

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素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聚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凡十四萬足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

按即前合與大將軍各道故各有戰功

倪思曰去病封禪城以能擊亭掃穴則自匈奴思中國千餘歲一時也武帝承文帝之後赫然振古如此惜賈生不及見耳

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群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素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首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初故也。又魏臺訪議高堂隆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

師武臣力能使致
此使中行說猶存
尚能鐵騎蹂躪吾
取以此推見滅卒
成半非容易者第
不知後來此地窮
竟何如
醉應亦曰嘗觀漢
之世矣國勢雖定
為成日職高帝被
圍白登臣后受書
狂悖文帝時則又
侵上郡至雍甘泉
當時歲致金繒動
捐子女者豈樂於
犬羊相結好哉誠
以天下新定委曲
遷延以徐觀其時
勢之可為耳迨至
武帝當文帝患養
之後粟陳貫朽將
勇兵強而匈奴又
數犯邊境帝于是
征伐四出所向成
功以致幕南無王
庭而累世之恥得

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
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
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
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
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
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餘及臣瓚云去九原
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臣瓚云河亦不見匈奴一人是
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
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草昭曰主使來客官也○問所使郭吉
禮界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
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
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囚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

雪皆帝有以震之
也世儒徒見其登
封巡幸紛紛不已
遂併其征伐之事
謂為窮兵而以秦
皇漢武稱亦過矣
唐順之曰凡兩遣
將出絕塞俱不見
匈奴一人漢威極
矣
第十合出塞不
見虜
王維楨曰禮卑言
好四字點綴有景
王廷陳曰郭吉首
以南越王開言便
令失色繼後數語
激烈慷慨足以壯
中國之威塞疆表
之膽矣單于雖斬
主客見者以洩其
怒而終不肯為寇
漢遂其吉之力哉

母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
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
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
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
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
太子入漢為質正義曰音致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
穢貉朝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至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隔絕胡
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太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二千里本居蔥嶺祁連間以分
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蓋月氏又以為公主妻烏孫王以分
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庭也
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
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
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
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

茅坤曰使楊信以下敘當日之盛與所以斷匈奴之臂蓋正在三又字而匈奴終不敢言與相當皆極馳騁

倪思曰以吾使為欲說也故書來則先折其辨又恐其欲刺也故少年來者必先折其氣非為欲刺使者以折之也兩語寫虜情最悉亦以其非中貴人故耳

王鏊曰結一段本意而情態畢見

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王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及古今吾太子為質無幾矣正義曰發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請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

倪思曰漢兩使入匈奴欲以乘其國其後左大都尉之謀未必非弔右賢王之效也惜其蹉跌使受降之城與長安之邸復虛耳

第十一合段

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于烏師盧立為單于徐廣曰烏一作魯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拾地志云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大義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乘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杆將軍數築受降城正義曰杆音干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縣北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行捕

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泥野
 疾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泥野疾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
 護，維王為渠。正義曰：為渠，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以將軍而誅之，莫
 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
 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
 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
 賢王响。音响，又音呼。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
 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也。數百里遠者
 千餘里，築城郭列亭。正義曰：鎮亂云：郭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至盧朐。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
 相陽縣北出石門，都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而使
 又西北得旁虜城，按即築城郭列亭至盧朐也。服虔云：盧，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而使
 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
 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肅張掖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有漢延
 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虜都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褒期至，遊虜郭即此也。長老傳云：郭
 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

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郭，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
 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百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
 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
 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
 尉且鞮侯為單于。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
 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
 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是歲
 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
 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
 子我丈人行也。正義曰：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
 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
 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州。
 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

增黃洪憲曰：武帝欲遂困胡，雖因誅大宛之威，然高后呂后二句實其本意。蔡汝楠曰：語未終而止，豈史削之耶。

第十二合失少得多

閔如霖曰：漢為甘言所誤，致厚賂以益其驕，不知前充國既以厚賂，留矣。彼所畏在強大厚。

賂烏足以結之
王鑿曰書法於陵
有意
第十三合降虜

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敷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
徐涿音邪○索隱曰涿音阜涿音以奢及○正義曰匈奴中山也母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敷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為及重丈用反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
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
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敷與左賢王戰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誤人所加不利引歸是歲
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

不得御
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
索隱曰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復息諱之辭也
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
徐廣曰索隱曰彼已之子以便偏指

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
正義曰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獫狁葷粥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慄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煙爰自冒頓尤聚控弦難空帑藏未盡中權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十九 鳳文館 藏

耳董份曰太史公引此二句意最深遠微者言寓其事而不章顯也故武帝觀其所不斥言然觀其遠師屢將而又不不能終服匈奴則不言而自見矣又曰罔褒言无可褒而不敢斥言故為忌諱而微也劉辰翁曰罔褒謂不得不褒則有可諱矣遷亦欲為微諱者然已著大意從君之欲所謂席中國廣大氣奮深得體要建功不深又似惜其志之未盡成者何前後之異也則其中有難言者矣董份曰以便偏指句不參彼已句將

黃震曰傳之敘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國為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為患秦并天下築長城頭曼單于遂為之北徙既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之圍非其視中國為強弱哉然嘗論之秦漢之待夷狄不可復以三代比也三代以天下為公諸侯各自為守設不幸有警方伯連帥以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也秦漢以天下為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自制邊塵稍驚勞民萬里故秦之備胡不得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之事適以自斃不可為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出於結約雖婁敬遺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文皇帝賜之書有曰天不願覆地不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跛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嗚呼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堅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即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以下往來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為狙詐於匈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回視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又曰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綏御之方竊于不得已之中而曲為之慮惟文帝為得而仲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于夷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綏服要荒漸次而至風土之通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田墾井安土重遷之民塞之外即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之夷狄時時抄略勢所必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即位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諭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量時度宜與匈奴復修和親一切與之相安雖尉佗自帝亦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渥矣匈奴或背約入寇逐之出塞即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烟火萬里之樂由此基之使經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何不可者武帝一信聶翁狙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者擾夷狄尤而效之罪殆已甚逮其兵連禍結海內蕭然其害烈于匈奴之抄寇何啻萬萬董生之論似過于弱而實足以藥武帝之膏肓固乃歷歷排闥之峻何歟不然文帝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成効竟何如哉何景明曰漢武之才過于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火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

率屬下文請索隱解為彼已將率太史公无此文法陳仁子曰遷之贊此也以定哀之時自此而獨責將帥焉夫豈獨責將帥哉茅坤曰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兵向奴事特不敢深論而託言擇將相其旨微矣

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書者也然不察功實之弊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余有丁曰傳內每言擊胡輒入邊殺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遁破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泥野李陵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贖而未得十分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實寓譏云凌約言曰太史公紀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序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略甚多紀酷吏傳先之以吏治蒸蒸民朴畏罪然後序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法盜賊滋起可見匈奴盜賊之變皆武帝窮兵酷罰致之此太史公微意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

二十

鳳文館藏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一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之家也。其父鄭季為

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

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

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

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 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

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

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索隱曰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

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

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曰民母今本亦或作民母也

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索隱曰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張晏曰甘

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 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

茅坤曰兩將軍為一傳太史公用意幕寫處其傳大將軍也所當戰功益封由姊子夫為皇后及姊子去病之從大將軍而為驃騎也驃騎將略殊无可指點處特以子夫姊子遂從大將軍勦戰而有成功並附公孫賀篇末尤可印證按少兒即霍去病母

天一本作人

增補史記

平木

衛將軍驃騎列傳

官

曹家曰人奴之為一旬生得毋答罵即足矣為一旬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為伍之生同謂人方奴我平生得無答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入奴之生為一句只移一字在上便凡近矣茅坤曰詳次非幸之禍已而非望之福可憐可憐悲幸並至

按此上詳衛青所以得通籍於后宮按此下歷叙青戰功

曰人奴之生得毋答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王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子季須元鼎元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姊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索隱曰索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官名也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

粉黛處凡衛子夫得幸上輒與衛青寵任處相串而進

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索隱曰高關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也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正義曰今

按校尉有功每冠以青歸功青也按傳內多以詔書伐叙武功

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貢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貢之號蓋出蕃語也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高關獲首虜二千二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

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是榆谿舊塞也

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也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

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

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

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

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

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音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

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

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

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

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

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

楊慎曰裨王猶孟子傳所云裨海也

裨小也

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

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

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

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正義曰伉音口波反青子不疑為陰

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

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

在襁保中正義曰襁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襁小兒被也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

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

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

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曰顧秘監云傅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願

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號謂軍

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庚○索隱曰服虔云窳渾塞名漢書作

衛將軍驃騎列傳 三 鳳文館

王慙曰太史公三用青子字此古人純實處

保一本作祿漢書同

按此四人功不同故各叙

而曰從大將軍

再從大將軍三

從大將軍各三

從大將軍亦歸功青也

增補史記

平水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三

鳳文館

註驃騎一本作實渾寶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博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頰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

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徐廣曰窮宜作奔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塞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二從大將軍獲王以

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

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

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

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二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

按此李朔等三人李沮等三人功俱同故俱合叙
歸有光曰漢書校尉豆下有中郎將作四字
凌約言曰按太史公叙校尉李朔云云與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云云文字鄭重不嫌重疊至漢書則省其詞曰校尉某某以千三百戶封某某其則氣索矣觀檀弓篇叙石祁子事不數字而

有五沐浴佩玉文字固當如此

按斬首級謂得取一首拜爵一級非曰取入首級也

王慎中曰史記二將軍每一出兵即繼以匈奴寇邊殺略多以明二將軍非能禦寇乃寇之招也

邵寶曰周亞夫不聽天子詔文帝以為真將軍衛青以蘇建歸天子自裁抑何異也今出不可貳罪疑不敢專夫固各有當也

王維楨曰此以下入霍去病絕無痕迹按漢書云去病

增補史記平林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四

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單于右

將軍蘇建盡以其軍獨以身得入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張晏曰正義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

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

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

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

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奉高宮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

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

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大將軍下一本霍去病自為傳叙霍去病甚詳云霍青姊事甚詳云霍去病大將軍姊少兒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

尉索隱曰服皮音飄搖大顏案荀悅漢紀作票鶴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第產即大名父之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云比類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類也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囚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

董份曰二功並封亦以從大將軍故也

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雷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二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亦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位在三公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鬣白色一日髦尾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

按此以下多叙驃騎將軍事

戎士踰烏盞漢書音義曰音戾山名也討遼濮索隱曰遼音速濮音卜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案下有遼濮王則是國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懼者弗取文類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懼失氣也劉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

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具足不失落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

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土○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音儲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

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

合短兵下漢書有慶草蘭三字按漢書霍去病下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俘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註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今史記於短兵下無慶草蘭下

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殊不可解蓋傳寫之誤也徐廣註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註之耳

通歸有尤曰漢書作銳悍者誅全甲獲醜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敢失也通歸有尤曰漢書注曰祭天以金人為王即今之佛像

茅瓚曰若如一說則是方叙驃騎之攻而又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

按叙軍功而曰從驃騎再從驃騎至封從驃騎侯歸功去病也按師古云前行

中令郎中令與戰一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雷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音支

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山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二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

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二正義曰率音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

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漢王捕稽且王正義曰遼音速漢音上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

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

謂在軍之前而行

補方苞曰不識在匈奴為句王降漢

董份曰嘗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為句

軍亦有天幸承上

文來皆言驃騎也

而王右丞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則

是以大將軍別起

為句矣不知太史

公此傳專右大將

軍而貶驃騎謂驃

騎受上寵又有天

幸所以不困絕而

成功也右丞尚誤

况其他乎史記誠

不易讀也

茅坤曰太史公一

篇精神注此

董份曰太史公歷

叙諸將則右李廣

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為號從驃

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三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

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

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明合騎侯敖坐行

雷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

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

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雷落不

遇索隱曰案謂遲雷零落不遇合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

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

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要侯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

反覆其文自見
曾王世貞曰驃騎
將軍以輕騎絕大
漠數得志此豈盡
出天幸不至之絕
哉而太史公傳自
鹵獲封戶外略而
不具載意其以文
章奇天下快快奇
數不欲令武士見
所長耳及讀至帝
欲以孫吳兵法教
驃騎不肯受曰不
至學古兵法願方
略何如夫然後而
知驃騎將軍之微
也

按仍與漢書作
仍與註重與軍
旅之勞也

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索隱曰：漯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靡侯。文穎曰：毒，尼胡王名。鷹庇為煇渠侯。徐廣曰：一云篇。為河綦侯。徐廣曰：禽一作鳥。大當戶銅離為常樂侯。徐廣曰：離一作稠，離也。索隱曰：徐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驛。晉灼曰：獍音欺，譙反。索隱曰：說文：獍，作獍，行疾貌，悍音胡旦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

王鑿曰：分徙降者良是。

茅坤曰：今年渾邪王降，眾數萬，而明年即系以匈奴殺略數千人，此皆太史公精神所註處。

按師古云：輕雷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雷也。按轉謂運輜重也。

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朔方、雲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雷。索隱曰：案幕即沙幕，古字少耳。輕雷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雷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

學坤曰大將軍此戰極為奇絕以不
得並驃騎益封故
太史公盡力描寫
令人讀之凜凜有
生色
揚慎曰自且且入
至二百餘里寫得
如畫唐詩胡沙獵
獵吹人面漢虜相
逢不相見又月黑
雁飛高單于夜遁
逃欲將輕騎逐大
雪滿弓刀皆用此
事

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中有益語之武剛車也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拏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曰遲明遲音值也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速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徐廣曰寘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

按大史公先以所斬捕一旬略總去病功復於下詔書中詳之王維楨曰青與去病兩將軍軍同出塞擊胡而去病有功益封諸吏卒皆侯青獨無功亦有不利哉
王維楨曰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言深入有功也

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索隱曰谷音祿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九駟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齋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以誅比車耆王號也音必耳反轉擊左大將索隱曰案漢書名雙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離侯小顏云濟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索隱曰包禮弓音穹亦如字讀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藉○索隱曰李奇云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為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祭地曰禪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海廣志在沙漠北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遠與卓同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

註一本曰下有一字

董份曰是役大司馬逐亡單于斬首虜萬餘而不益封故太史前備著大將軍戰獲狀而于驃騎則但云補斬多而已不著其級次此亦顯微而闡幽也

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與音余不失期從至檣余山索隱曰檣余音桃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作篇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馴小顏音之亮反軒音九言反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隱曰敢李廣子也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曰案徐自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霍驃騎皆加此官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

滿驃騎處種種可見古之大將能成功者多幸而會王世貞曰賢哉任安也其猶有古俠士馮讜虞卿之風焉當大將軍盛時士爭自潔節求眩其趨之也若飄風之集羽其用之也若烈火之炙手而安與田仁方以貧事家監得養惡醫馬非有國士之遇也迨趙禹過擇郎將得安大將軍猶不肯此于安何德灰冷鳥散而安如故大將軍始知有安晚矣語曰歲寒知松栢之後凋難能哉驃騎不以望過安驃騎亦難矣按蘇秦傳云其民無不吹笙鼓瑟彈琴擊筑關

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周仁陰重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敢任氣也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管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為戲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正義曰按蹇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隱曰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堅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索隱曰案景桓兩諡也布義行剛是武諡也辟土服

鷄走狗六博蹋鞠者蹋鞠戲具也謂為講武者非是

王維楨曰去病死天子旌功制諡如此諸將寧不感哉

按愛幸二句尤見武帝倦倦去病之餘意

王鏊曰自古陰符將家無子

按自大將軍下收拾一篇用兵首尾

茅坤曰太史公無限深情

按此以下紀大將軍功

按此以下紀大將軍功

邊地之功故云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也

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諡哀侯無子絕

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

歲伉第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

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諡為烈侯子

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

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

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謂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

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

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

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

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為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

韓說蘇建也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種賀父渾

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

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

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窳侯後一歲

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

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

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

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為巫

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室○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慶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

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

茅坤曰賀之妻衛媼大將軍之妹而驃騎之母姨也

事武帝漢書作
事景帝
余有丁曰按驃騎
將軍武帝立名以
寵去病本傳前云
賀為輕車將軍又
曰騎將軍此驃字
必誤

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將
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出
代士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
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
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
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杆音干七歲復以
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士卒多下吏
當斬詐死入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
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沮豆之祖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
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
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程一枝曰蘇建家
在大猶鄉張騫家
在漢中二家字本
作家蓋因字形相
似而訛也太史公
所以載此二家者
正從驃騎家像部
連山波及之耳此
文家血脈貫通處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
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
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
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
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入翁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
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翁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與
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
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
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潁川人也索隱曰縣名在馮翊潁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及潁音武

帝立二十二歲以王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領侯坐

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

侯以太初二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鼎

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

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善御求見也侍中為校尉數從大

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

死

按此以下紀驃騎將軍功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剿姚校尉也

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

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

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

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郡今邠州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

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

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騎

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

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

封為泥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為浚稽將軍將一萬騎擊匈奴左

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

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入歸涉四年

按此傳獨言後一歲後二歲後六歲與他傳不同亦變體也

茅坤曰世將之後多衰

劉知幾曰敘事之體有假贊論而自見者如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荐賢待士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贊論而自見者也
王充曰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衛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
揚慎口載蘇建之語而結之曰其為將如此著其善能保功名也

後坐平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母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

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絕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與音預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索隱曰述贊曰君子約變貴賤何常青本奴虜勿總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營斯借取亂尋章則姚繼踵再靜邊方

陳仁子曰賓客之害吾於史遷贊孟嘗又於第五倫彈實氏一再言之矣特孟嘗之時天下分列猶不足責也實氏立清朝植私黨大罪矣若夫以大將軍之勢誰能禦之而能以嬰軀之賓客為德亦可謂善處盛強者然且未也豈為損客大將軍猶賢之殆非純以容為賤者客固有賢不賢也乃若宰相之職則又不然要當如狄梁公呂正獻不為私門植桃李而為國家收拾人才殆又不可以責籍口
楊維禎曰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荐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荐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荐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荐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

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黃震曰衛青者奴隸鄭季之遺孽而霍去病其甥也漢武帝以青之姊曰子夫者為后因生事夷狄而官青曰大將軍官去病曰驃騎將軍公孫敖嘗脫衛青於難亦官之至將軍青之長姊嫁公孫賀賀為將軍且至宰相其餘侯者非兩將軍親戚則其門下人也他日貳師將軍亦以後官故生事大宛而使之貴帝平生窮兵黷武使海內蕭然觀其所由往往為榮官安地爾而曰春秋大復讐之義其誰欺欺天子且受圍與嫂書未可以警言也文景和親相安已久否而嚴守備則置一李將軍匈奴不敢入塞矣何紛紛為

又曰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殊無奇績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如此豈常手可哉

王世貞曰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為太子公叙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之絕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強焉其所以數勝而不細者豈盡天幸耶至伍被之所以奇大將軍於淮南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出焉叙其材力標果負誼樂饒仁卿指畫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爾以老如公孫弘兒寬者二將靡耳奈何雍容取公相為也彼蓋以李廣自况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推勝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評點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一
鳳文館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